

續古文辭彙纂

一函
十二冊

蘇子卿

PDG

續古文辭類纂卷十六

中編之十一

奏議類

史記婁敬說高祖都關中

劉敬傳



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

搯

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史記伍被諫淮南王

淮南王傳

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

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
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
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爲吳王之聽。昔秦
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弃禮義。尙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
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
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
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
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
臣荅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
而不得取。卽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
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
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卽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

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
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
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
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
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聞不
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
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閒，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
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
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
劉氏，祭酒，復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東
賁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
國富民眾，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寶氏不與計，定謀成。

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眾。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眾。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秦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

漢書南粵王上文帝書

南粵傳

蠻夷大長老夫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曰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曰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

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卽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巳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巳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巳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眾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眾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巳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巳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

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曰。聞皇帝陛下。觀此書與史記所載詳略懸殊。則知太史公刪削他人之文。已就己範圍者。不知凡幾。所謂整齊百家也。

漢書王恢韓安國議伐匈奴

韓安國傳

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曰。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曰。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曰。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曰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天下。同仁。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曰。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

已者無它。曰不恐之故耳。臣竊曰爲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輦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曰。天下爲度者也。不曰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曰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曰爲效矣。臣竊曰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曰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曰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樞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曰古之人君。

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疆弗能服也。曰爲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如收電，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曰支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曰河爲竟，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義渠，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曰威服，不可曰仁畜也。今曰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曰攻匈奴，譬猶曰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曰飽待饑，正治曰待其亂，定舍曰待其

勞故接兵覆眾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已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它繆巧可已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已風過清水明鏡不可已形逃通方之士不可已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已爲之備審遮險阻已爲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

漢書中山靖王聞樂對

中山靖王勝傳

臣聞悲者不可爲索欬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

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
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眾煦漂山。聚蠱成
雷。朋黨執虎。十夫撓椎。是曰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
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於寡。莫爲之先。眾口鑠金。積
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潸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
幽隱皆照明。月曜夜。歸竄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
昧不見。依殿本增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讒言之徒。蠱
生道遠。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鷃不灌。屋鼠不熏。
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
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
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曰流離比干。所曰橫分也。詩云。我
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

謂也。

漢書壺關三老茂上書

戾太子傳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
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
子不和。則室家散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
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
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
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
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
用之。銜至尊之命。曰迫蹙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曰親戚
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
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曰救難自免。

耳臣竊曰爲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臣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漢書王子陽諫昌邑王疏

王吉傳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慙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

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曰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虘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虘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侵薄。數曰。爽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曰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曰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櫛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曰利。形進退步。趨曰實下。吸新吐故。曰練臧。專意積精。曰適神。於曰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

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曰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曰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漢書貢少翁諫犯法贖罪疏

貢禹傳

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曰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迺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曰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竝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曰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

者曰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曰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曰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曰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迺至於是察其所曰然者皆曰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曰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曰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曰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